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 論學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一日

## 第二期目錄

- 形聲字之字義與形旁之關係……………陳兆年
- 大小取章句……………伍非百
- 從中國藝術以探索中國文化……………唐君毅
- 朱舜水思想概述……………魏守謨
- 儒家德名釋義……………李源澄



編者 李源澄

代售處 各大書局

出版日期 每月一日出版全年十二期

定價 每期一角 預定全年一元 郵票代現九五折

承印處 無錫文新印刷所

址地 城中崇安寺

電話 一二三二

通訊處 江蘇無錫國專李源澄收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 論學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一日

## 第二期目錄

- 形聲字之字義與形旁之關係……………陳兆年
- 大小取章句……………伍非百
- 從中國藝術以探索中國文化……………唐君毅
- 朱舜水思想概述……………魏守謨
- 儒家德名釋義……………李源澄



# 創刊目錄

發刊辭

李源澄

大小取章句

伍非百

形聲釋例

陳兆年

周秦儒學史論

李源澄

新儒學派發微

李源澄

儒墨學術講習會宣言

伍非百

# 形聲字之字義與形旁之關係

陳兆年

形聲之字。以其所從之形。旁表義。類以其所從之聲。旁表聲音。聲音之部。別有論述。曰義類者。卽所以表其字義所屬之事類物類者也。如芝蕙葵薇艸之類也。故字皆從艸。橙柚檣梨木之類也。故字皆從木。言其大較。莫不如是。然亦有字雖從山。其義並未指山。字雖從土。其義並非言土。許氏以下治小學者。說解文字。時有論列。說文卹憂也。从血。卹聲。徐鍇曰。血者言憂之切至也。此言憂義之所以從血也。說文靜審也。從青。爭聲。徐鍇曰。丹青明審也。此言靜字訓審所以從青之義。說文鞅束也。從康。韋聲。徐鍇曰。言束象木華實之相累也。按康說文木垂華實也。此言鞅字訓束所以從康之義也。又如說文靈巫也。以玉事神。從玉。霽聲。段氏注云。巫能以玉事神。故其字從玉。說文薺木莖。朝華莫落者。從艸。隣聲。段氏注云。陸機疏入木類。而爾雅說文皆入艸類者。樊光曰。其樹如李。其華朝生。莫落與艸同氣。故入艸中。此言薺本木類。所以从艸之故。其餘小學各家。亦多注意及此。雖於解釋文字。各有所獲。而於造字從形之公例。未遑理董。今就拙見所及。分列如次。

說文以字形分部。五百餘部中。以名詞爲最多。今以部首爲名詞之各部。比較其字義與所從形旁之關係。分大類二。小類四。惟有詞性變化者。如殳字。本爲名詞。亦爲動詞。又有部中之字義含混難分者。如心部。又有意義變化者。如韋字。韋本衛之本字。通段爲皮。韋字。若此一類。皆罕論及。文字之意義。本難分類。此不過引緒造端而已。

客觀造字

客觀造字者。以事物自身之類別爲形旁。不加比擬推闡者也。其類有二。

甲。本字之字義。包於其所從形旁之義類中者。其類有三。

一。本字之字義。爲其所從形旁之類名。類名者。對共言別之謂也。

玉部。璵。璵璠也。瓊。赤玉也。璵。瓊。玉之類名也。

艸部。蕙。蕙。瑞草也。蕙。草之類名也。

革部。軒。乾革也。軒。革之類名也。

骨部。骼。禽獸之骨曰骼。骼。骨之類名也。

角部。觥。曲角也。觥。角之類名也。

竹部。筱、箭屬。小竹也。筱、竹之類名也。

牛部。犗、特牛也。犗、牛之類名也。

鳥部。鳩、鶻鶻也。鳩、鳥之類名也。

馬部。駒、馬二歲曰駒。駒、馬之類名也。

刀部。劊、鎌也。劊、刀之類名也。

皿部。孟、飯器也。孟、皿之類名也。

弓部。彊、畫弓也。彊、弓之類名也。

二、本字之字義爲其所從形旁之部分名曰部分名者與類名有別乃各個物體之一部分也。

木部。柢、根也。柢、木之部分名也。

禾部。穎、禾末也。穎、禾之部分名也。

米部。粦、米芽也。粦、米之部分名也。

牛部。脛、牛下骨也。脛、牛之部分名也。

刀部。刃。刀握也。刃。刀之部分名也。

於部。旒。旌旗之旒也。旒。於之部分名也。

衣部。裏。衣內也。裏。衣之部分名也。

口部。喉。咽也。喉。口之部分名也。

目部。眚。目匡也。眚。目之部分名也。

三本字之字義。爲其所從形旁之聲容。動作者。凡物之聲音。物之狀貌。及物之動作等義。雖與其所從形旁有詞性之不同。然其字義仍在其所從形旁品德之內。未及其他之事物也。

玉部。玕。玉聲也。玕。玉之聲音也。

竹部。籟。竹聲也。籟。竹之聲音也。

鼓部。鞀。鼓聲也。鞀。鼓之聲音也。

玉部。瑛。玉光也。瑛。玉之狀貌也。

木部。枯。稿也。枯。木之貌狀也。

舟部。舠。舟行不安也。舠。舟行之狀貌也。

口部。唵。口急也。唵。口之狀貌也。

水部。洑。水疾流也。洑。水之動作也。

牛部。犛。牛徐行也。犛。牛之動作也。

犬部。獠。犬吠不止也。獠。犬之動作也。

口部。哆。張口也。哆。口之動作也。

乙。本字之字義。出於其所從形旁。義類之外者。凡此類之字。雖其形旁從某。而其義並不指某。蓋人與物間之關係。至爲複雜。其語言中所欲表示者。固不僅物之類名。物之部分名。物之聲容。動作而已也。物能用於人也。於是表示物之作用者。以之從某爲形旁。人能以天然之物。製爲人爲之物。於是所以所製之物名。從天然之物名爲形旁。凡此種種。別爲五類。

一。本字之字義。乃表某物之作用者。造爲形聲字時。以某爲形旁。所謂作用者。謂物之用於人物之用。於事物之用。於物及其用時之形狀也。



水部。澣。濯衣垢也。澣水之用也。

牛部。櫟。耕也。櫟牛之用也。

馬部。驛。置騎也。驛馬之用也。

艸部。薹。朝會束茅表位曰薹。薹艸之用也。

刀部。剗。刮去惡創肉也。剗刀之用也。

食部。養。供養也。養食之用也。

門部。闕。事已閉門也。闕門之用也。

食部。餼。食之香也。餼食用時之情形也。

食部。餽。馬食穀多氣流水下也。餽亦食用時之情狀也。

二。本字之字義。表人所製之物。其字以所用以製之物爲形旁。

玉部。球。玉磬也。球以玉爲之。故其字從玉。

骨部。膾。骨擿之可合髮者也。膾以骨爲之。故其字從骨。

竹部。篇。書也。篇以竹爲之。故其字從竹。

石部。礪。石禮也。礪以石爲之。故其字從石。

肉部。胙。祭福肉也。胙以肉爲之。故其字從肉。

韋部。鞞。鞞也。鞞以韋爲之。故其字從韋。以上爲人所製之物名。以下爲人所製之物之形容作用。

玉部。琰。璧上起美色也。璧以玉爲之。琰。璧之容狀也。故字亦從玉。

肉部。腴。設膳腴腴多也。膳以肉爲之。腴。膳之容狀也。故字亦從肉。

革部。鞭。驅也。動詞也。通用爲名詞。鞭以革爲之。言驅者。釋鞭之用也。故字亦從革也。

三物之能用於人有工治之經過也。本字之字義表其工治某物之經過者。其字從某。

玉部。琢。治玉也。琢所以施於玉也。故從玉。

角部。觶。治角也。觶所以施於角也。故從角。

韋部。韎。茅蒐染韋也。韎所以施於韋也。故從韋。

木部。檣。斷木也。檣所以施於木也。故從木。

禾部。穰。耕禾間也。穰所以施於禾也。故從禾。

食部。饘。以羹澆飯也。饘所以施於食也。故從食。

弓部。張施弓弦也。張所以施於弓也。故從弓。

四。本字之字義。表所以用於某物者。其字以某爲形旁。

艸部。蕘。艸器也。蕘所以用於艸者也。故從艸。

水部。泝。編木以渡也。泝所以用於水者也。故從水。

刀部。削。斲也。削所以用於刀也。故從刀。

矢部。矯。揉箭箱也。矯所以用於矢者也。故從矢。

門部。關。以木橫持門戶也。關所以用於門者也。故從門。

弓部。彀。弓衣也。彀所以用於弓者也。故從弓。

革部。鞞。柔工也。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鞞。卽鮑也。

門部。闔。堅也。宮中奄闔閉門者。按鞞闔本爲人之名稱。以其用於革用於門也。故鞞字從

革。闔字從門。亦準於物名。

五。本字之字義。表所以附於某物者。其字以某爲形旁。所謂附於某物者。言此物與某有

關。因以爲形旁。與前類所舉各字不同。

竹部。篁。竹田也。篁本爲田之類名。以例言之。則應從田。或從土。以其有關於竹。故字從竹。篁。附竹之物名也。

水部。沆。水厓枯土也。沆本土之類名。自應從土。以其與水有關也。故字從水。沆。附於水之物名也。

肉部。胆。蠅生乳肉中也。胆本蟲之類名。自應從蟲。以其生於肉中。有關於肉也。故字從肉。胆。附於肉之物名也。

### 主觀造字

主觀造字者。卽從形旁之引伸義也。造字從形所造之字。本應包於其所從形旁義類之中。限於此則不足以盡其用。於是。有出於其所從形旁義類之外者。此仍不足。於是。有主觀之造字矣。以形旁之引伸義。以輔其聲旁。形聲之用。以此無窮。引伸一法。亦有二義。一曰比擬。二曰轉移。專論引伸者。予別有一文。比擬之法。爲文學上修辭之原則。亦爲語言中語義轉移之條件。

甲。比擬

無含義廣狹之關係者。本字所表之物類。因與某物相似。於是從某形旁。不別造類名之。

一、獨體字。或以其用與某近而不論其形。或以其形與某近而不論其質。或以其質與某近而不論其用。

玉部。瑪。石之似玉者也。瑪。本石之類也。以形似玉。故從玉。

玉部。玼。珠也。玼。本珠之類也。以珠無獨體。不便相從。而其用又與玉相等。故以從玉。

血部。盡。汽液也。盡。本非血。然用於人也。與血相類。故以從血。而不以從水。

艸部。萁。桑實也。萁。本木實。應以從木。因其質與艸相近。故從艸。

犬部。獾。母猴也。獾。猴之類也。猴無獨體。古文有之。秦篆遺失。而又與犬形近。故以從犬。

肉部。肋。脅骨也。肋。本骨之類。應以從骨。因肋骨之質柔。與肉相似。故以從肉也。

二、有含義。廣狹之關係者。本字所含之義。廣所從形。旁之含義。狹。

牛部。牡。畜父也。牡。字從牛。當云牛父。擴充牛字之義。以表一切畜類者。蓋語言中。原有此

義。造為文字。無可取象。以牛為家畜之大而著者。擴充其義。以為一切家畜之父義。

艸部。蘊。積也。蘊。字從艸。當云艸積也。但曰積者。擴充艸積之義也。

革部。鞣。奭也。鞣。從革。當云革奭也。但曰奭者。擴充革奭之義。以為一切奭義。



竹部。籩。蔽不見。籩字從竹。當云竹蔽不見也。但曰蔽不見者。擴充籩蔽之義。以爲一切蔽義。

木部。桀。弱也。桀字從木。當云木弱也。但曰弱者。擴充其桀弱之義。以爲一切桀弱之義。石部。碩。落也。碩字從石。當云石落也。但曰落者。擴充其碩落之義。以爲一切碩落之義。罔部。罔。積柴水中以聚魚也。罔爲積柴水中以聚魚而捕之。未必用罔字。從罔者。以捕魚習用罔。因以爲形旁。擴充其義也。

乙。轉移

轉移。云者。以某物名。與某事物名。有展轉之關係。造爲形聲字。時因以爲形旁也。玉部。靈。靈。巫也。巫以玉事神。從玉。霽聲。靈或從巫。靈爲巫名。本應從巫。以從玉者。乃引伸其以玉事神之義。因以爲形旁也。

食部。館。客舍也。館所以從食者。乃引伸客館備食之義。因以爲形旁也。宀部。宵。夜也。宵夜之義。本應從夕字。從宀者。蓋以日則作於野。夜則息於屋。引伸其義。因以宀爲形旁也。



大小取章句 續前

伍非百

愛無厚薄。義利不義害。志功為辨。有乘於秦馬。有乘於馬也。知乘者之馬也。愛眾世與愛

寡世相若。兼愛之與一愛有讀若相若。愛上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

人之也。之舊譌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此處舊有天下之利。謹以下三十五字。及專殺藏。

非殺藏也。專殺盜。非殺盜也。人之鬼六句。皆前文錯簡。今已移前。警况之詞。其說未詳。

凡學愛人。小圓之圓。與大圓之圓同。不至尺之不至也。其不至與與千里之不至異。而不

至同者。遠近之謂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志功句舊倒誤在下文意。禽據文義當屬此。

此第五章辯志功。墨家之法。愛無厚薄。以義為利。以不義為害。但有時見諸事為者。

不免有厚薄利害之殊。其原因則以志功有時而不可以不相從。故譬之眾吾所愛。

也。而功不必及乎眾。有時乎愛寡。兼吾所愛也。而功不必及乎兼。有時乎愛一。上世

吾所愛也。後世吾所愛也。而功不必及乎上世。後世有時乎愛及今世。而止蓋功之

所及者有限。而志之所願者無窮。故曰愛無厚薄。兼愛者不以其功之所有有限而害。

其志之所無窮。故曰：愛無厚薄。志功爲辨。有乘於秦馬。有乘於馬也。知乘者之馬也。  
按此節舉喻與小取篇愛必待周同。而所取不同。小取以愛人必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因爲不愛矣。所重在志之必周。故言乘馬不待周乘馬而後爲乘馬。有乘於馬。斯爲乘馬矣。其取譬在反面。此節言愛人不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志在周愛。則爲周愛矣。雖功不必周。此無害於志之周也。所重在功之不必周。其取譬在正面。

凡學愛人。學疑作舉。謂凡舉愛人者。但以志之所及爲限。而不以功之所逮爲言。志在周愛。盡所力而愛之。雖功有大小。而志之周一也。故譬之小圓之圓與大圓之圓。同若志功能周。愛志不必周。因而功有大小。而大之不周與小之不周。其爲不周一也。故譬之千里之不至與一尺之不至。同其所以然者何也。以志與功有不能相副。故曰：志功不可以相從也。

愛無厚薄。志功爲辨。愛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與一愛。又相若愛上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讀此數語。知墨家兼愛之義。權實俱盡也。大哉愛乎。無衆寡。無一多。無先後。橫盡。空虛。豎盡。千古與天同量矣。

意璜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人之指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

利人也。為其人也。賞舊作人非為其人也。有為也。以賞舊脫富人。富人也。以賞治人。非富

人也。有為專。此句舊脫。僅存治人有為四字。據上文義補。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一人也。亦不至無賞

譽於人。知親之一利。未為孝也。亦不至於不孝。舊脫不孝二字知不為己之利於親也。

知是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知是室之有道也。不盡惡是室也。知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惡

是二人。雖智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

諸聖人所无。舊作先為人效名實。名實不必召。舊作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

也。唯同雖大。不與大同。是有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同知。下是之某也。焉。同乃智某也。

不可以形貌命者。唯同雖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入於其中者。皆是也。

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

智與意異。四字標目文。古籍標目文。多在前。此獨在後。蓋變例也。

此第六章辨知與意文多侷比之語。義頗難曉。亦間有脫句。今擇其略可明者。比附如左。

(一) 意璜也。意玉也。

意楹。非意木也。

(此原詞是而比詞非者)

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

意獲也。乃意禽也。

(此原詞非而比詞是者)

利人也。爲其人也。

賞人。非爲其人也。一有爲也。

以賞富人。富人也。

以賞治人。非富人也。一有爲焉。

(兩例皆原詞是而比詞非。但以前者作原詞。後者作比詞。則又俱是)

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一人也。亦不至無賞譽於人。

智親之一利。未爲孝也。亦不至於不孝。

(此原詞與比詞俱是非者)

(六) 智是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

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惡是室也。

(此原詞是而比詞不盡是者)

一二兩詞論意。五六兩詞論智。三四則應用前後各辭。比類相推。明利人賞人之義也。細察前後文義。亦承上志功而言。

前言愛無厚薄。志功爲辨。但志功多不相從。其所以不相從者。因人之對於事物。必有賴於智與意之考察。判斷而後能得其真也。意有所不到。智有所不及。則意智之功。乃窮而事物之真。有不能盡者。於是利之反以害之。害之反以利之。愛其全而害其僞。惡其僞而害其全。因之而有種種差謬也。欲免除此種差謬。既不能盡知其實。其唯審名乎。蓋名也者。事物之公器也。審其名而知其實。故言聖王所無爲人效名。實名實不必召。苟具是名。必有此實。觀其名而知其實。審其爲何物之名。便知其應具何種之實。若聽訟者之坐於堂上。靜心以聽。按律以從。而曲直自呈焉。如前所舉意璜意楹諸例。苟一審璜玉楹木諸名之涵義與辭性。而是非不辨自明矣。



利人也。爲其人也。賞人非爲其人也。有爲也。以賞富人。富人也。以賞治人。非富人也。有爲焉。此言賞人利人。雖若獨有所厚。而實則所厚在此。所愛未嘗遺彼也。故又曰。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一人也。如是則雖以主兼愛之。墨子而行。獨厚之。賞譽可也。此與上文厚禹義同。

智親之一利。未爲孝也。亦不至於不孝。智不爲己之孝於親也。言志在利親。而僅知親之一利。雖未能稱盡孝。然能盡其所知之利而利之。是亦孝也。豈得日知親之一利。未爲孝耶。夫能以一利利親。豈不愈於不孝者乎。蓋知不爲己。即可謂之孝矣。知一利而一愛之。知多利而多愛之。其所不愛。則所不知者也。如是則知雖有所未盡。而不害其爲愛之已盡也。

知是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知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惡是室也。言愛之中有當惡者。不妨兼而愛之。惡之中有當愛者。不能兼而惡之也。何則。以其恐有遺枉也。世固有盜。然不知何人爲盜。倘不盡愛是世。豈非有所遺乎。室之中有盜焉。不盡是室之人。皆爲盜也。假有二人在焉。其一人者爲盜。其一人者非盜。因惡其室中一人之爲



盜。遂。盡。惡。是。室。之。人。豈。非。有。一。人。被。枉。曲。者。乎。故。曰。雖。知。其。一。人。之。盜。苟。不。知。其。所。在。盡。惡。其。弱。也。弱。撓。也。謂。枉。曲。也。

諸。聖。人。所。無。為。人。效。名。實。名。實。不。必。召。謂。聖。人。所。以。無。為。而。治。者。惟。能。正。名。之。故。所。謂。君。操。其。名。臣。效。其。形。者。也。能。正。名。則。實。自。效。不。必。召。而。自。至。例。如。白。石。與。大。石。兩。名。白。石。之。得。名。以。白。苟。將。此。白。石。碎。之。使。為。粉。糜。而。其。為。白。石。也。自。若。若。大。石。則。以。大。得。名。苟。將。此。大。石。分。之。使。小。則。將。謂。之。小。石。而。不。得。復。謂。之。大。石。矣。此。因。命。名。不。同。之。故。而。可。推。知。其。實。之。效。

諸以居運形貌命者數句亦正名效實之例可類推

聖人之拊消

消、舊本作價。乃瀆之省字。瀆即消之古文。消、通育。管子宙合篇天消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涯崖。房玄齡注。消、古育字。

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

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慮獲之利。非慮藏之利也。而愛藏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

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不去也。昔之利藏。非今之利藏也。兩利字舊誤作知。貴為天子。其利

人不厚於匹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勢無能

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藏也。萬倍。吾愛藏也不加厚。

此節舊在重同具同節之後。亦錯簡。

前今移。

此第七章。辯愛利生於慮。慮求也。經說曰。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荀子正名篇曰。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大學曰。慮而後能得。蓋慮爲求得之具。但言愛利而不知慮。則所謂愛利之者。未必遂能愛利之也。故曰。聖之拊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拊澆。卽撫育也。言聖人之撫育羣生也。但有仁心而已。非遂能愛之利之也。必也爲之慮。其所以愛利之者。乎。慮不必得。隨外勢而制爲輕重之權。故有今日之愛。非昔日之愛。愛彼人之愛。非愛此人之愛。或愛薄而利厚。或厚此而愛彼。或利有厚薄。而愛無厚薄。皆隨外勢。而權其輕重。務使所愛所利者。得實際之愛利焉。故曰。愛利生於慮。慮之義。與權近。質言之。亦可謂愛利生於權也。不明乎愛利之權者。不能盡兼愛交利之道。按此文與第二章相發明。昔者之愛人也。非今日之愛人也。此言愛之以時。異者如夏日之愛人。欲其涼。冬時之愛人。欲其煖也。愛護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慮獲之利。非慮藏之利也。此言愛之以人。異者如愛

親則欲其逸。愛子則欲其勞也。

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不去也。此言愛之以方法異者。例如節葬。非藥是也。節葬似

非樂似不愛子。然而其利於親與子者甚大。義詳本篇第一節。

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匹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勢無能厚吾利者。此言愛之以地位異者。天子利人不厚。匹夫凶歲事親。可比於孰子貧者。施一錢。富者予千金。其量相等。

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藏也。萬倍。吾愛藏也不加厚。此言愛之以施爲異者。所謂厚在彼而愛在此者是也。

以上所舉各例。發揮愛利生於慮之義。甚精。足以塞各家非難之口。而疑兼愛說爲不能實行者。皆可以恍然矣。

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上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其同也。爲其異也。異。長人與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貌非一體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

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長人與短人以下一百又八字舊本舊錯。據孫校移。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尊一節前。案此節舊本在聖人之附清。與上文互錯。今移此。

察次之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此節似說正名析辭之文。請當作情。餘未詳。依舊文次序附此。

此第八章辯同異。同異為推類之原理。故於辨兼愛後。總括論之。此文所舉同有十種。異有三種。與墨經詳略互見。分釋如下。

重同 墨經曰。二名一實。重同也。如狗犬。

具同 具與俱通。俱同。即墨經所謂合同也。說曰。俱處一室。合同也。

連同 即墨經所謂體同也。說曰。不外於兼體同也。又曰。不連屬不體也。是連同。即體同之證。

體同之證。

同類之同 即墨經之類同。說曰。有以同類同也。

同名之同 謂名同而實不同者如韓非所舉鼠璞之例經曰推類之難說在之大

小特盡同名同名二字是其義

丘同 謂合衆異以爲一同也丘卽莊子知北游丘里之丘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  
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  
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并而  
爲公……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是丘同有雜  
集并包之義

鮒同 鮒通附附麗也

是之同然之同 此二同相似而略有分別是者僅可而未定之辭然者必然之辭

同根之同 謂本同而未異者也如枝之與幹是其例

非之異 與是之同對立

不然之異 與然之同對立

其異也爲其同也其同也爲其異也異 謂異之中有同同之中有異也凡異有大



同異之異。即絕對。有小同異之異。即相對。而名辨所用者皆屬於小同異之異。小同異之異。其中有同有異。視用者之何如而定耳。

凡辟侔援推之辭。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推同者必察其為何種之同。推異者必察其為何種之異。不能以一同一異而遂謂之無不同無不異也。長人與短人之同。以下數句。即為推同推異之實例。

一曰。是而然。二曰。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謂同異相推之結果。有此四種判斷也。是而然。謂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判詞與原詞相合者。是而不然。謂同者異之。異者同之。判詞與原詞相反者也。遷。謂由同而異。判詞漸離原詞者也。強。謂非同而不同。非異而異。判詞強擬原辭者也。一二為正格。三四為變格。善推者察其名義之深淺。益損而深之淺之。益之損之。各如其量。則無差誤矣。故曰。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劓其劓。

語經。語經也。非白馬馬。執駒馬。舊誤。說求之無說。非他。殺犬之無犬。非他。兩他字、舊。  
若他。今正。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語經以下三十五字、舊。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者。寫作他。

也立辭而不明所生。妄也。此釋以故生句。今人非道無以行。雖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此釋以理長句。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此釋以類行句。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粟。聖人之為天下也。其類在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相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賞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二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此第九章總結本篇

蘇云言其類者十有三語。意殊不可曉。疑皆有說。如韓非儲說所云者。今不可考矣。余按蘇說甚是。惟細釋原文語意。大抵說兼愛之文。義皆見前。惟所舉之類。不可知耳。顧類雖不可知。而義則甚明顯。其為撮前文要義。而以簡語括之。如辨經之類。此簡語即所謂語經者也。在當時或另為一章。附大取之後。王壬秋別而去之。是也。竊

謂墨子著書有詳有簡詳者欲明其義簡者欲撮其要此篇今分九章前八章皆明義而未章則撮要之文欲窮墨家兼愛之辨者不可不熟讀大取欲讀大取者不可不默記語經也

語經二字標目當別為一章之提行或空一格語經也三字為提示冒下之文也讀

若者非白馬馬殺犬略舉二例以明三物故理之重要也非白馬馬即白馬非馬之

說殺犬即殺狗非殺犬之論白馬非馬之說其舉類當為楚人非人今不舉楚人非

人而舉駒馬駒馬疑即孤駒未嘗有母之說或別其為不類可知則其說不得

成立故曰非白馬馬執駒馬說求之無說殺狗非殺犬之說根本不能成立何以故

狗即犬也狗犬二名一實殺狗即殺犬殺犬即殺狗狗犬俱殺何言一殺一不殺耶

故曰殺犬之無犬曰白馬非馬之說其不得成立者無他不類焉爾殺犬非殺狗之

說其不得成立者無他無故焉爾何以明之凡立說者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所謂

三物者故理類也無故則其說無所根據無理則其說無所衍釋無類則其說無所

推行故曰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者也故即墨經大故小故

之故。與今言前提。言因者。近是理。條理分理也。有分析與綜合之意。與今言分類者。近是類。謂同異之類也。與今言喻言例言比類推理者。近是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卽舉故理二物以評立說之價值也。本篇云。其類在某。卽舉類以行說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亦言類在某某。與此文之體例同。

非百曰。吾治大取。得鎖鑰於語經。語經雖殘闕。然觀其義例。略可推知。一語經舉類十有三事。除第一類爲舉論辯範疇外。餘十二類。皆說愛利之文。其爲撮兼愛之要義可知。二十三類之說。見於前文者。十有一。餘一二說亦可推概。其爲括前文要義而爲簡語甚明。三故理類爲立辭之三物。此十三事皆舉類。而其故其理。則在前文。以此推知前文爲說。而此當爲經也。考一經一說之文。在諸子中。具此體者。墨子經上下。韓非子內外儲說。呂氏春秋有始覽。并此而爲四。茲以語經爲經。逆臆上文而求其說。其次序先後。章句詳略。若可比勘而互證。讀者試詳求之可也。語經舉類十三。其文已佚。無可補正。茲取其說與前文相應者。分註於下。疑者闕焉。

浸淫之辭。與前非白馬馬、執駒馬說求之、無說、殺犬之無犬、相應。其類在鼓粟。

聖人之爲天下也。與前聖人之法死亡。其類在追述。

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相若。與前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其類在譽石。

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與前吾持養藏也萬倍。吾其類在惡害。

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與前愛衆世與愛寡世世相若。其類在蛇文。

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與前殺一人以存天下也。其類在阬下之鼠。

小仁人與大仁人行厚相若。與前大人之愛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其類在申。

凡興利除害也。與前取害取利。其類在漏雍。

厚親不稱行而類行。與前有厚薄而無倫列。其類在江上井。

不爲己之可學也。與前凡學愛人相應。其類在獵走。

愛人非爲譽也。與前爲賞譽利人相應。其類在逆旅。

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

兼愛相若。一若愛相若。二愛相若。與前兼愛之與一愛又相若之文相應。其類在死也。



## 從中國藝術以探索中國文化

唐君毅

編者案此文爲作者中國文化根本之解釋之一部其導論發表於中央大學文藝叢刊可供參攷

中國藝術之特色。略而言之有七。

一、爲重。純粹之形式。美。西洋藝術多重內容。或形式與內容兼重。卽重形式。亦不似中國藝術之甚。如中國之畫。恆逸筆草草。不求貌似。而重韻態。一草一木一邱一壑。均以靈想之所獨關。非人間所有者爲貴。大村西崖文人畫之復興。鄭午昌中國畫學全史三十一。有較詳之論列。中國戲劇中之佈景動作步法聲音。亦均不與實際情形相似。而最能令人生

如夢如幻之感者。中國書法。尤爲世界最奇特之藝術。以毫無意義之一羣點線。竟能象徵各種各式不同之心靈境界。卽本應全以內容爲重之文學。在中國亦改而以音調之抑揚頓挫。章法之反正擒縱爲重。故中國文學中獨有律詩對聯駢文入股等文學體裁。中國非文律詩對聯之產生。與中國文字之單字單音有關。然單字單音只駢文律詩產生之一條件。非全部之因。均可見中國藝術之重視形式。美。實遠在西洋藝術之上。而可稱爲中國藝術之特色。然試問重形式美。自何而來。

形式之構成。由於和諧。形式之認取。由於不泥於物。和諧可謂顯於一多之相。貫動靜之相。涵往復之相應。不泥物於可謂由於不執固定之體。此非原於吾人前所述之宇宙觀之前。四特質乎。此謂自前述宇宙觀人生態度。乃舉顯明者言之。若究其實。則無不相關也。

二、爲貴。含蓄不盡。中國書法最忌劍拔弩張。而必于剛健中見婀娜。方硬中見圓渾。方爲足貴。畫最忌像而失之刻。到而失之描。有物趣而乏天趣。而以不象之象有神。不到之到有意爲貴。故刻劃工巧。金碧輝煌之煌。北派乃不及落筆自然而意趣無窮之南派。南派畫中。元人荒寒慘淡之境。所以尤高。更係得力于含蓄深遠。中國音樂最忌急管繁弦。大聲鏜鏘。小聲鏗匄。而貴裊裊餘音。似往已迴。如幽匪藏。中國樂器以洞簫與七弦琴爲最高。而此二者。適均以音斂而韻遠見長。中國建築。從無西式建築之壁立四面。內室櫛比之房舍。必求堂高簾遠。庭軒疏朗。中國庭園。從無西式公園行徑縱橫。列樹如球。一覽了然之草坪。Spengler's Decline of West Vol II 287 頁亦言及此。必處處山屏水帶。曲徑迴環。花木幽深。此外中國戲劇之表演。是忌意盡于言。情竭于動。而必求言苦不足。情若有餘。中國文學。最忌樂流于淫。哀流于傷。而必求其文約。其旨遠。故詩貴溫柔敦厚。賦貴婉約蘊藉。曲貴纏綿哀豔。賦貴

麗以則。文貴正以譎。中國文學中。文字遊戲極多。如謎語詩鐘，壓詩箋，讀迴文之類。均極有趣。其來源正出于中國文學含蓄意味之多也。蓋均可見中國藝術之特重含蓄。然重含蓄由何而來。含蓄生於力量之收斂。力量之節制。力量之收斂。節制。正由於時時肯反求。諸己力量得不放縱。外馳。是中國藝術之第二特色。乃出於前述之人生態度五也。

三為貴。空靈恬淡而忌質塞濃郁。書畫均以氣色微茫。如不食人間煙火者之筆為貴。故同以逸品為最高。逸品之高。正由于作者胸襟廓然。毫無渣滓。故能空以生靈。化機在手。落筆點墨。逸韻無窮。中國畫道之中。以水墨為上。王維山水訣第一句。亦正以色相愈空。物態愈靈。墨色彌淡。畫味彌永。故即設色。亦重取氣而不在取色。王麓台自題做大癡山水。而期于淡雅。中國音樂如七弦洞簫。于夜靜月明山高水流之地奏之。其聲清。其調微。最令人生遠引若

至臨之。已非之感。此正恬淡空靈之極致。中國文學中以自然山水文學為多。世界無能相匹。中國自然文學中。即最多空靈恬淡之作。詩中如陶謝王孟之作。文中如柳柳州遊記。酈道元水經註。無不透澈玲瓏。不可湊泊。以絢爛之極。而歸於平淡。可見空靈恬淡實中國藝術之特質。然空靈恬淡。自何自來。空靈者恬淡之實。恬淡者空靈之本。空靈生於

虛恬淡。生於靜。是乃自前述之虛靜。其心之人生態度來者也。

四、爲藝術作品與自然萬象之流行能融契無礙。西洋之藝術作品恆顯出爲自然界以外之人造品。如建築之高聳雲霄。橫臥大地。雕像之卓爾而立。凝然不動。圖畫之以人物爲主。且形界分明。類可握持之雕刻。尤充分表現其爲人造品。然中國之藝術作品。則迥異乎是。以中國建築而言。則中國建築宮殿式房屋之外。恆繪以花紋鳥獸。五色斑斕。使與宮殿外之雲彩山光相應。又常圍以參天古柏。使屋頂掩映於積翠重陰之下。一般房屋亦無不以木爲柱。覆以瓦或茅。使與自然界之樹幹石片茅草無異。如亭子牌方之類。雖無依傍。然牌樓牌方。壁立途中。腹背同爲自然城市之風景所投射。亭子使四方八面山水俱來。故杜工部有乾坤一草亭之句。仍非可云與自然萬象對峙之物。且一般建築多有曲線如飛簷飛角之類。亦均象徵一種與大化其流衍之意味。以圖畫而言。則中國之畫中最多山水畫。以及以自然物爲對象之靜物畫。西洋畫素重人物畫。山水畫近代始有。且有參考豐子愷釋中國美術在現代美術上之勝利。見繪畫與文學。山水畫中恆以人物爲山水之點綴。復爲重巒疊嶂。煙雲綿亘。遠水近流。縈迴不盡之景。使創作者欣賞者均忘其爲位於一定觀點。與畫

境對立之人。而隨畫境透迤。心游萬里。中國畫又不重形界。故一切畫均用點線。中國之用點線。誠與中國書畫同源一事有大關係。然書畫後來仍用點線。則不能不謂點線。在畫中有特殊意義也。間用墨潤。與西洋畫之以點線附屬於形界。從無中國所謂墨潤者。迥不相同。蓋點線墨潤均最能超越形界而表示流行生動之畫境。使之與自然萬象融契無礙者。以雕刻而言。則中國之雕刻。如佛像之類。大均倚岩石而雕。即泥塑之像。亦籠以龕。是均所以使之遠於獨立存在。與自然對峙之立體。而近乎與自然無礙之平面之畫。適與西洋畫之近乎雕刻者相反。此外如中國音樂之無和聲。推其故亦未始不有。由於欲求藝術作品與自然融契之心理者。蓋和聲之複雜。恆超過一切自然聲音以上。而中國人於音樂。則素以愈近自然者為愈佳。故有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之喻。此自足以阻礙超自然聲音以上之和聲發明。又如中國文學中獨有所謂賦。咏一物一事。恆連類不窮。敷陳盡致。與物宛轉。亦正生於必求藝術作品與自然融契之心理。然吾人試問此種求藝術作品與自然融契無礙之心理。自何而來。求藝術作品與自然融契無礙。由於創作藝術者之心靈。原是與自然打成一片者。故不願造出與自然對峙之藝術品。此正可謂來自上述物我雙忘之人生態度者也。



五爲以最少。媒介象徵最多。意義中國之字恆脫略數筆。草書恆一筆數字。而書家整個人格現於其中。中國畫家之畫亦恆以寥寥之數種點畫表現層出不同之意境。如數筆之蘭竹石之畫。不過尤顯著者耳。故中國畫家均有惜墨如金之語。中國音樂均以極微弱之振動表極深厚之情調。故推而極之。遂有陶淵明但識琴中意。何勞弦上音之音樂觀。中國文學作品長文恆不及短作。中國長小說長論文不必佳。而筆記短札等小品則多清雋可觀。長詩未嘗有較長者如孔雀東南飛之類。亦不及二千字。且亦非詩中絕佳之作。絕詩則寥寥二三十字。乃恆能入神出化。而詩詞中一韻之巧。所謂險韻一字之奇。所謂詩眼。有時實足令人讚歎無已。故中國詩話之多。實非偶然。中國之雕刻。好者以佛像爲多。佛像爲一極有限之石身。而其所象徵者乃法力無邊之佛。而佛像之圓滿豐碩亦適足象徵一諸德全具之神。故德人凱賽琳於此曾深致讚歎。Kesselring: Atravel Diary of Philosophie Vol I p.282, Vo II

◎又謂西人于中國文化最難解者。即于細巧中見深偉 Profundity 除佛像雕刻外。如小方金銅玉石象牙犀角上雕精美字畫者。好者亦不少。可參攷波西爾 中國美術 而所謂神鐫者。乃能於徑寸之面積內。刻數百字或赤壁泛丹圖。雖純係技巧。亦大足令人驚讚。中國之瓷器。於極小之面積上。畫各種複雜精緻之

花紋或人物鳥獸之圖。尤足見中國人以最少媒介表現最多意義之能力。無怪中國藝術最易爲外人欣賞者。乃爲瓷器。斯賓格勃竟以瓷器與圖畫同爲中國人之代表藝術。此外卽刺繡烹調等。雖不必爲正式之藝術。然刺繡佳者。亦係於極小之面積成極繁複之物象。烹調佳者。則以極少之原料。成極豐厚之美味。亦無不可見。中國人富於以最少媒介表現最多意義之能力也。然以最少媒介象徵最多意義。由何而來。此可謂原自吾人能反求諸已。虛靜其心。物我雙忘。故能棲神奧突。自由融凝。萬象納大於少。然不如逕謂中國生本長於以分見。全故能以小攝大也。

六爲自然流露。中國藝術家之創作藝術。恆不過出於其人格之自然流露。而非如西洋藝術家之欲附托其人格於藝術媒介。或欲以供他人之欣賞。中國藝術家恆視其藝術爲餘事。作文則貴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蘇東坡語。以適志自喻爲最高目的。而賤專志爲文之雕虫小技。輕賤爲文學而文學。以文學爲性情之流露。進一流露。並不相悖。如淵明之著文章以自娛是也。作畫則貴有泉石膏肓烟霞痼癖。胸中邱壑幽映迴繚鬱鬱勃勃不可終遏。而流於縑素之間。意誠不在畫者。王肯堂論畫家語。如倪

雲林之自抒其胸中逸氣者是也。奏樂則貴先有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  
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唯樂不可爲僞。樂記如伯牙之無子期以激其趣。則  
不鼓琴是也。故中國藝術恆爲個人受用。至多與二三知己共同享受之藝術。而非以供  
公衆之欣賞爲目的之藝術。不求聞達之高人逸士之書畫文章。往往失傳。殆卽由於此。  
然其故爲何。亦曰由中國人所重者。唯在自家心靈之虛靜。自家生機之流暢。不重所著  
於外之迹而已。

七爲各項藝術精神。均能相通共契。故藝術家恆兼擅數者。不似西洋各種藝術家之恆  
各獻身於其所好之藝術。如中國之書通於畫。此乃顯然易見者。故唐寅謂工畫如楷書。  
寫意如草聖。王世貞謂畫石如飛白。木如籀。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眞。節如隸。故郭熙  
康棣之畫樹。文與可之畫竹。溫日觀之畫葡萄。皆自草法中得來。此中國畫上所以恆題  
以字。以爲陪襯也。中國畫又通於詩文。故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味摩之詰之畫。畫中有  
詩。宋趙孟頫直謂畫爲無聲之詩。鄧椿以畫爲文極。詩文又通於音樂。中國詩乃世界最  
合音律之詩。文亦以聲韻鏗鏘爲主。姚姬傳所謂詩文當以聲音證入。蓋實得中國詩文

之祕。中國音樂亦以曲調爲重。殆無純粹音樂。中國音樂文學又通於戲劇。西洋歌劇乃事。然迄今話劇仍以對白爲主。而中國戲劇則極早與音樂文字不分。此外中國之圖畫。又通于中國之建築。中國建築無不繪以各種花紋。及其他圖畫。中國音樂又通于中國之建築圖畫。中國建築之重門深院。高下起伏。中國圖畫之遙山近嶺。掩映迴環。均合於韻律。正與音樂相通。而中國建築如庭園樓閣之恆題以含詩之名。懸以含詩意之聯額。又表見中國建築之精神通於中國文學。故中國各種藝術無往而不輾轉相通。西洋藝術雖亦多有精神相通如西洋雕刻之通於西洋畫。然全體而言。則遠不似中國各種藝術間精神之能周流互貫也。然中國藝術精神之所以周流互貫者。其故爲何。自表面言之。似可歸於中國各種藝術未能獨立發展。各盡其致。然其所以不獨立發展者。正另有故。其故唯何。則中國藝術家恆只視藝術爲人格之流露。以人格乃整一而不可分。故不願其精神爲不同藝術之媒介所限定。遂不得不求其相通之道而已。

## 朱舜水思想概述

魏守謨

歷覽前史。亡中國者中國人也。復興中國者亦中國人也。種族觀念。與生俱來。卽賣國叛族者。亦未或不恥其所爲。貪生之心。奪之也。明社旣屋。忠臣義士。前後相續。其無職守者。而得以不死者。皆自晦以待時。次者亦遯跡浮屠。不事夷狄。以高尙其事。全謝山邵廷采之所表章者。旣已多矣。而無聞者。尤不可勝數。朱舜水先生。卽其人焉。胡清末造。吾國人士。始稍稍知有先生其人。漸進而印其遺書。又進而爲作年譜學案。然先生之學。猶未深入於人心也。今者四夷交侵。中國危矣。人皆言救國。夷攷其實。猶汲汲以富貴驕奢爲務。養生之厚。如此。能不愛其死乎。彼諸先哲。所以能歷艱阻。忍飢寒。爲人所不能爲者。以其心中。惟有正義。生死窮達。不入其胸。故有此大無畏精神也。人之情。豈異哉。貪生惡死。喜安避危。豪傑與庸衆。不相遠。知所患有過於死。故殺生而不辭。彼貪生者。由不知恥耳。知恥則近乎勇也。倉卒舍命。猶可以血氣爲之。若假以時日。利害之心。乘之。則改其初衷。故此非學有根柢。行有素養者。不能若舜水先生者。不能徒羨其行事。尤須注意其學。養治



其學者當體其存心若徒拾其支節以為談助聞見之知曷足以美七尺之軀豈先生之志歟。

一傳略

先生諱之瑜字魯璵學者稱舜水先生姓朱氏浙江餘姚人寄籍南直之松江父正字存之號定寰累遷總督漕運軍門母金氏生三子先生其季也伯兄啓明一名之琦明天啓乙丑武進士官南京神武營總兵以忤闈削職崇禎間以特旨昭雪授漕運總督未之任清順治間強起之不可以老壽卒之琦蓋痛種族淪亡矢志不為虜臣以貧苦終其身雖官至開府罷官不及一兩月家無餘財宗戚過其門者必指以示人曰此清官家以為嗤笑文集卷四與孫諸男書俗尚勢利於此尤足徵豪傑之異於常人仲兄之瑾諸生弱冠卒先生以明萬歷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申時生初從慈谿李契玄學及長受業於吏部左侍郎朱永祐及東閣大學士兼吏戶工三部尚書張肯堂謨按據先生與諸孫男書張肯堂非其師禮部尚書吳鐘巒研究古學特明詩書行實弱冠後適值國家多故內有流寇之禍外有強鄰之侵內政不修邊防無策國土日蹙民怨沸騰終至演成亡國之慘劇梁任公朱舜水先生年譜云先

生十九歲。清兵陷撫順。二十歲清兵陷開原。二十二歲清兵陷瀋陽遼陽。二十三歲清兵破平西堡。陷廣寧。二十九歲陝西饑。流賊大起。三十二歲清兵圍大凌城。登州游擊孔有德反。三十四歲流賊犯畿內河北。清兵陷旅順。三十五歲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流賊犯河南。江北湖廣。三十六歲流賊陷鳳陽。陝州。攻洛陽。三十七歲清兵入塞。三十九歲清兵入濟南。執德王。四十一歲張獻忠陷劍州。四十二歲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四十三歲張獻忠陷廬州。李自成陷開封。清兵克松山下錦州。入薊州。四十五歲流寇陷京師。帝殉國。先生故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慨然絕仕進之懷。年至四十。欲棄舉子業。每逢大比。徒作游戲了事而已。或有勸顯達者。則恬然不省。自崇禎以來。累徵不就。弘光元年正月。又詔徵。亦不受。四月。卽受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史司郎中。監方國安軍。時弘光初立。又非令主。倚毗者樞輔馬士英勳鎮方國安。士英借台衡密勿之重。開西邸以賣官。國安總四十八萬之師。擁中軍而作奸。大將既係庸材。參贊都非佳士。僅逞魚然之氣。誰知堵禦之方。陽九述略先生念方馬終誤大計。辭不就。臺省交章論劾。先生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先生卽不別家人。星夜逃往海。

濱。此時左良玉之子夢庚背叛報急。羽檄張皇。故得免於逮捕。既而自舟山至日本。轉抵交趾。未幾還舟山。實行時黃斌卿奉表閩中勸進。唐王加斌卿肅鹵伯。鎮舟山。先生往依焉。

於斌卿强悍不法。數有所救正。承制授昌國知縣。不受。按此事在隆武三年。即永歷元年。十月又表授監

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聘軍前贊畫。均不應。海東逸史。舜水先生別傳。永歷五年。舟山諸將互抱疑

貳。欲相屠殺。清兵將至。先生豫料禍敗。欲自舟山之安南。而阻風轉至日本。先生素與經

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深相締結。且與舟山諸將密定恢復之策。時王翊兵勢頗振。屢

立戰功。既而王翊戰敗被擒。不屈而死。久之。先生得聞其訃。然莫詳其月日。乃以八月十

五日設祭祀焉。哀悼激烈。發於其文。其後每逢八月十五日。杜家謝客。愴然不樂。終身廢

中秋賞月。實行未幾復還舟山。六年先生有浮海之志。偶在舟中爲清兵所迫脅。白泐合圍

欲使就降髡髮。先生誓以必死。談笑自若。同舟劉文高等七人感其義烈。駕舟送還舟山。

七年七月復至日本。十二月復赴安南。先生雅有意於經歷外邦。以資恢復之勢。是故東

南海外。雖暹羅小國亦嘗至焉。居安南二年餘。魯王特勅徵。監國九年三月勅書於次年正月始

達交趾。先生欲自海路赴思明就徵。適遭安南之後。不果。是時因安南國王檄取中原識

字人。差官以先生應使先生面試作詩。先生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於今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潰耄憂焚。作詩無取。不得已乃將先生往見國王。脅以兵威。欲令拜先生故作不解狀。差官舉杖畫一拜字於砂上。先生則加一不字於其上。卒不拜。國王怒。令刀手押出。先生毫無顧慮。甯死不辱。數日國王探知先生履歷。深爲敬服。不特不加殺害。且欲令仕。先生覆書拒之。參看安南供役紀事明年戊戌夏。又至日本。明年己亥。自日本返國。朝王金門。時朱成功張煌言會師入長江。之瑜常往來兩軍間。克瓜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別傳未幾事敗。舟山陷。師友皆死節。先生知無可爲。乃決蹈海全節之志。復至日本。時先生年六十矣。初居長崎。後日權藩水戶義公聞先生賢。迎往水戶。待以賓師之禮。先生乃爲之興學校。以孔孟之道教人。影響於日本近代文化至巨。遂終老於彼邦。卒年八十三歲。時康熙二十一年也。諱曰文恭。先生有子二人。長元模。次元楷。皆能繼先生志。女一人。名高。字柔端。極穎慧。字同邑何氏。憤壻家降虜。積憂成疾而卒。

## 二、民族思想

觀上述傳略於先生一生行誼已昭然若揭。其出處大節誠足儀表萬世。亡民族精神不實賴此公之存也。故先生之民族思想多可稱述。堪爲今日我國人楷式者。先生自變亂後。往來於舟山。日本。安南。暹羅者十數年。奔走國事。不遑寧處。雖九死一生。備嘗辛險。而光復之志。始終如一。終因當時起事者多庸碌之徒。醉心利祿。無有遠識。舟山失陷。南都淪亡。先生見大事已去。乃東渡日本。非爲苟全性命。蓋欲有所待也。先生雖居日本。其復國之志。固未嘗一日忘。安積覺明故徵君文恭先生碑陰云。先生平居不妄言笑。惟以邦讎未復爲憾。切齒流涕。至老不衰。明室衣冠。始終如一。今井弘濟舜水先生行實云。先生雖客寓於茲。莫不日向鄉而泣血。時背北而切齒。惟以邦讎未雪爲憾。不以闔室旣破爲悲。所恃者舊邦二三之忠臣。所仰者明室累世之積德耳。安積覺舜水先生遺事云。先生朔望必望拜。黎明門弟子掃堂設几。展氈備香燭。先生披道服。戴包玉巾。東向而拜。口誦細語。食頃。竟不知爲何等語。蓋文集所載庚寅年永歷四年陷難告天文等類也。於此可知先生憂國之切。先生八十誕辰。上公源光又設養老禮。先一日親往祝壽。次日先生設香燭拜告天地。祝以逆虜未亡。故土爲墟。而身在異邦。遲暮衰疾。久受上公隆恩。無以爲報。欷



獻流涕。感動傍人。行實尤足證。先生復讎之念。至老不衰。實非虛語。先生之居日本也。念國  
 讎未復。不敢安居。初居長崎時。固無待言。其後上公以賓師之禮。迎往水戶。欲爲先生起  
 第於駒籠別莊。先生力辭數四。且曰。吾藉上公之眷顧。孤蹤於外邦。得養志守節。而保明  
 室之衣冠。感恩浴德。莫之大焉。而不能報其萬一。至於衣之食之。居之。或豐或賤。則未嘗  
 置之懷抱也。且吾祖宗墳墓。喬木秀美。想必爲虜。發掘剪除。每念及此。五內俱裂。恥逆虜  
 之未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也。行實先生固非徒託空言。乃能見之實行  
 者。若今之大廈安居。侈言救國。以自欺欺人者。相去亦何遠哉。然先生不僅作此消極之  
 表現而已。此外更有積極之準備。卽節用儲金。以爲舉事之貲。是也。先哲叢談云。舜水冒  
 難而展轉落魄者十餘年。久之水戶公聘爲賓師。寵待甚厚。歲致饒裕。然儉節自奉。無所  
 費。至人或詬笑其嗇也。談按先生與本多重昭書云。瑜也。草茅寒士。飯上盞。歡士  
人成事。夙夜愧仄。何以爲心。憂惶永歎。如坐針氈。是故夔藜衣敝。不敢以  
古制自豐。而下愚無知。謂爲吝嗇。臆之謗譏。區區此心。豈求此輩知之。蓋  
此即指遂儲三千金。臨終納之水戶庫內。嘗謂曰。中國乏黃金。若用此於彼。一以當百矣。新  
 井白石謂舜水縮節餘財。非苟而然矣。其意蓋在充舉義兵以圖光復之用也。新井之言。

想非虛構。觀先生之不以金錢貽其子孫。聽其穹困。可知原無私心也。此等行爲。實非常人所能。可以觀其平日之處心積慮。未嘗須臾而忘故國也。

先生生平。祇知爲國。絕不以家室爲念。上公常念先生客居他邦。精節勵操。鄉信阻絕。而

言不及子孫。乃囑先生寄書回家。問其家信。且召一孫侍養。實行其後先生孫毓仁至長崎。

先生寄書審問祖宗之墳墓。舊友之存亡。且警之以國亡家破。農圃漁樵。自食其力。百工

技藝。亦自不妨。惟有虜官。決不可爲耳。竟不及其他。實行先生固天性篤厚者。骨肉之情。豈

能忘之。又人情孰能忍視其子孫凍餓。蓋以餓死事小。事虜亡族事大耳。晚年知國土重

光。恐不及見。乃以檜木作壽器。制度周密。漆而藏之。乃謂門人曰。我既老在異邦。自誓非

中國恢復不歸也。而或一旦老疾不起。則骸骨無所歸。必葬茲土。然汝曹不知制棺之法。

臨期苟作。則工手不精。制度不密。數年之後。必致朽敗。後來倘有逆虜敗亡之日。我子孫

有志氣者。或欲請之歸葬。而墓木未拱。棺槨朽弊。非徒二三子之羞。亦曰域之玷也。吾之

所以爲此者。非爲手足也。爲後日慮耳。蓋猶以民族之復興期之死後也。其愛國精神。實

千古所罕見。觀其告門人之語。殆有無窮之隱痛焉。

### 三、學術思想

先生人格之崇高。行事之卓越。雖千百世之後。當無人能加以否認者。斯固然矣。然吾人於欽仰先生之德行。同時應注意其學問之修養。蓋行爲乃學問之表見於事者。無先生之學問造詣。決不能成其偉大之人格。居今之世。不欲取法於先生之品行則已。若欲取法於先生。則不能不先探研先生之學問。先生大儒也。其所自期者大。其所教人者亦期其爲豪傑之士。故其言曰。處云之危。疑而弗能決。投之艱危而弗能勝。豈儒者哉。答古市務本又曰。武夫悍將。譏詆文人無用者。彼祇見迂儒小生。三村學究。引喻失義者耳。若陸宣公李長源王文成高文襄輩。圖度虜情如指掌。雖健將累百。有能出其範圍者哉。又安在悉索刀瘢箭痕哉。與奧村庸禮蓋先生不以循行數墨爲學。而以開物成務經邦弘化爲學。大而禮樂刑政之詳。小而制度文物之備。靡不講究淹貫。其教人未嘗高談性命。憑虛騖究。惟以孝弟忠信。誘掖獎勵。其所雅言。不離乎民生日用彝倫之間。文集後敘以爲讀書之道。所以端本善俗。勵世磨鈍者也。非獨君子之私業。人人皆有之。學道以臨民則愛人。學道以事上則易使。親上之義明。剛大之氣立。上無土崩瓦解之患。下無背公死黨之愆。彼君子亦何

不導之使學哉。或曰：讀書則風氣柔弱，是乃倒行逆施之論也。張睢陽過目成誦，至於雀掘鼠猶然，皆裂齒缺，是可謂之柔靡乎？彼不讀書而言勇，不過粗暴而已。何能至於剛大也。文集卷二雜說總觀先生爲學宗旨，不外學貴經世而尤重氣節。學者必有臨大節而不可奪之操守，方能擔當經世之重任。然則學者將何所致力，始能臻此乎？先生以爲不外居敬與守強。其言敬與強之功力，與其極致，云人之爲德莫大於敬。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敬之維何？守謙執競，內敬其心，外敬其行動，靜云爲表裏如一。敬齋箴此言敬之功力也。氣壯神固，道明德立之時，故曰強。蓋道不明則羣疑滿腹，吾所謂是而或有非焉。吾所謂否而容有可焉。則神懾不得強，德不立則衆難塞胸，足將進也。或牽之而趨，趨口將言也。或惑之而囁嚅，則氣餒而不得強。道旣明，德旣立，所爲直養無害，至大至剛之時也。則聲色貨利舉不足以搖乎外，是非毀譽舉不足以休其中，誰得而撓之也哉。源光國四壽序此言強之功力也。敬則心強，強則心敬，二者相需爲用，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也。殆忽旣盡，斯天理猶存，仰不愧，俯不怍，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乃天下之至強矣。亭亭物表，必意在象先，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雖褐寬博而必往千萬人，乃天下之至敬矣。敬齋序此言敬與強

之極致也。先生學問之根本在於是矣。夫能敬則不苟。能強則不屈。觀先生生平出處大節。如安南之後甯死不辱國體。上公之召先論相見之禮。皆得力於敬強者也。此豈世俗小儒拘拘於章句之末。墨守一先生之言者所能望其項背哉。今欲取法於先生。應服膺先生之學。真積力久。自不難肩救國之巨任。而不致有縉紳之士甘爲亡國大夫之續。漢奸之徒不避認賊作父之羞矣。

此外尙有數事爲吾人所不可忽視者。其一曰學貴實用。答小宅生順問曰。爲學當有實功有實用。不獨詩歌詞曲之無益於學也。卽於經傳字句之間。標新領異者。未知果足爲大儒否。果有關於國家政治否。果能變化於民風土俗否。能以爲學修身合而爲一。儘足追蹤古聖前賢。若必欲求新。則禹稷契皋陶伯益所讀何書也。又答奧村庸禮云。爲學之道。在於近裏着己。有益天下國家。不在乎純弄虛脾。捕風拙影。凡此所論皆足砭今日學術界之弊。其二曰學貴躬行。與古市主計書云。躬行之外。更無學問。又與古務市本書云。學者以躬行心得爲主。而潤色之以文彩。不可以文字爲主。而潤色之以德行。此理固甚淺近。而學者常昧於此義。故有夷齊其言而盜蹠其行者。學以長惡。遂非不如無學也。至



於先生對於朱陸異同之辨。則重朱輕陸。然無門戶之見。於朱子之說不盡贊同。於陽明先生則嘉其平宸濠洞蠻諸功。而謂其晚年講學爲多此一舉。答佐野回翁書近人多謂日本王學爲先生所傳。殆不足信。故附論之。

#### 四、政治思想

先生生平未嘗服官。中間久經喪亂。晚年居日本。亦僅參畫教育。故於政治問題少具體之論述。僅有陽九述略一文。論明朝致亡之由。洞見社會癥結所在。讀之令人驚心怵目。於此略可推見先生政治思想之大凡。且其中所述明末社會現象。雖三百年前舊事。若以今日中國社會情形較之。相同之處十有八九。用特節錄其中致虜之絲一節。以代表先生之政治思想。兼以資今之從政者之鑑戒焉。其言曰。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之也。楊鎬養寇賣國。前事不暇瀆言。卽如崇禎末年。縉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賊起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說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勢。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豈無堅城。豈無一人義士。而竟令其弋戈服矢。入無人之境至此耶。

總之此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而細民無智。徒欲洩一朝之忿。圖未獲之利。不顧終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責也。明朝以制義取士。初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豔。略取淵源。父之訓子。師之教弟。獵採詞華。埋首咕嗶。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惟以剽竊爲工。掇取青紫。爲志誰復知讀書之義哉。既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開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忠君愛國。出治臨民。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鄉紳。受賂操有司。獄訟之權。役隸爲奸。廣暮夜苞苴之路。朝廷蠲租之詔。不敵部科參罰之文。乍萌撫字之心。豈勝一世功名之想。是以習爲殘忍。仿倣模糊。水旱災荒。天時任其豐歉。租庸絲布令長。按冊徵收。影占虛懸。巨猾食無糧之土。收除飛洒。善柔賠無土之糧。敲骨剝膚。誰憐易子。羨餘加派。豈顧醫瘡。金入長安。蝨賊騰循。良之譽容先曲。木屠伯叨卓異之旌。未聞贖貨有勾罷之條。惟見催科註陽城之考。盜賊載塗。惟工塗飾。蟲蝗滿路。孰驗災傷。夫如是則守令安得不貪。由是而監司而撫按。可知也矣。而佐貳而首領。更可知也矣。此見任官害民之病也。其居鄉也。一登科第。志切餽遺。欲廣侵漁。多收投靠。妻室姻婭。四出行兇。

子弟豪奴專攻羅致。女子稔色則多方委禽。田園遂心則百計垂餌。緩急人所時有事會因而無窮。攘奪圖謀終期必濟。釘田封屋。管業高標者某府某衙。訴屈聲冤。公事至偃者何科何院。曲直撓亂。白黑蒼黃。庇遠親爲宦戶。擠重役於平民。事事貼賠。產已賣而役仍在。年年拖累。人已斃而名未除。官司比較未完。滿堂歡喜。役牌吏勾欠戶。闔室棲遑。士夫循習故常。糊心民瘼。被害胥讒。暗慙沒齒。官邪魚肉小民。侵牟萬姓。閭左吞聲而莫訴。上官心識矣。誰何富饒則白丁延譽。寒素則董賈沈淪。薦剡猥多。賢路自塞。此鄉官害民之病也。凡屬一榜科甲。命曰同年同門。由其決擇取中。是曰門生座師。輾轉親臨統轄。是曰門生故吏。又有文社甄拔之親。東林西北之黨。插足其中。絲紛膠結。則小民安得不受其害。且幽冀兗豫五省。苦于俵馬驛。俵馬有孳生印烙之弊。驛馬有恤馬需索等弊。江南有白糧糙糧粗布細布之弊。一經簽役立致傾家。總之官不得人。百弊叢集。百姓者黃口孺子也。絕其哺乳立可餓死。今乃不思長養之方。獨工培植之術。安得而不窮。既被其害無從表白申訴。而又愁苦無聊。安得不憤懣切齒。爲盜爲亂。思欲得當以爲出爾反爾之計。總上所述。可知先生之政治思想。不外剷除土劣。澄清吏治。用蘇民困。而固國本。惜乎

明季之執政者不能早見及此。終致滅亡。雖然。今之中國。亦何莫不然。雖時移世異。名目變更。而實質固多同也。嗚乎。殷鑒不遠。來者可追。願今從政者及早圖之。此余所馨香禱祝者也。

## 儒家德名釋義

李源澄

凡一學派之變易。其名詞必因之而變。吾國民性喜則古昔稱先王。故多仍舊名。而鮮作於新名。不惟一家之學說。其用名恆同。卽異家亦無大殊異。惟其如此。往往名爲舊。有義則新創。或專揭一名。以爲學綱。而此名含義之廣狹。與異人異書所用不同。故欲釋儒家所常用之諸德名目。固當從學說之衍變言之。否則局於一端。無貫通之效也。

### 一釋道德

論語。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之哉。荀子曰。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是道者。爲人所自認之道路。孔子曰。據於德。又曰。德不孤。必有鄰。又曰。德之不修。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是德者。爲善行之總名。使細別之人

自其道。家有其德。故儒家教人。不言道德。孔子則曰仁。孟子則曰仁義。荀子則曰禮義。以道德爲空名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男女有別。人道之大者。皋陶謨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洪範曰。又用三德。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諸言道德者。皆有實物。如云率性之謂道。則反於人性者。卽非道也。云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則不智不仁不勇者。卽非德也。蓋道德本爲空名。其下必有注釋。故曰。人自其道。家有其德也。荀子曰。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此將天人離而爲二也。孟子則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此則以天人合一爲道也。此種思想。孟子猶僅見。至於易傳禮運樂論諸書。則無乎不在也。周秦儒學史儒家言道德與道家異者。儒家言道德。必須注釋。不然則道德空無。所有道家明相對無常之理。欲超乎此。則凡含義明白者。皆非常道。老子曰。道之爲物。爲恍爲惚。又曰。強而字之曰道。故道德之名。在道家爲最高。在儒家則爲空名也。

二釋仁義



論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孟子曰：仁者愛人。荀子曰：仁者愛人。表記曰：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韓非子曰：仁者中心欣然愛人。是愛人爲仁。理至易解。而孔子不以仁許人。宋明儒者以識仁爲難。何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是愛卽仁。敬卽義。仁始於事親。義始於從兄。推而達之天下。無不被也。故孟子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儒家於一切道德名目。視其有對無對。而爲廣狹如仁與義對。則仁爲愛之理。義爲事之宜。仁與禮對。則仁爲情也。禮爲文也。無對之仁。則必盡仁之量。衆德皆在其中焉。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白虎通曰：義者宜也。斷決得中。是得宜之謂義。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是所謂宜者。節仁而已。愛卽爲仁。愛而有節爲義。離仁無義。離義亦不足以成仁。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文子兄弟夫婦長幼君臣十者之間。皆有相愛之德。此仁之始也。各如其分。然後爲慈孝爲良弟爲義聽爲惠順爲仁忠。則謂之義。卽以成仁。孔子言仁多無對。孟子言仁多有對。孔子亦有相對言者。孟子亦有絕對言者。孔子曰：智

者樂水。仁者樂山。以智與仁對。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有智以處仁而後爲仁，則孔子言仁智亦如孟子言仁義也。中庸言三達德，舉智仁勇而不言義，義者宜也，有智以爲權而後能得其宜，故言仁智而義在其中也。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卽無對之仁也，無對之仁，備具衆德，特孔子喜言絕對之仁，孟子喜言仁義耳。墨者亦恆言仁義，其不同於儒家者，墨者以義與利合權事之宜，以利爲歸，愛厚而利薄，不如愛薄而利厚之義也。儒者則重於愛之厚，薄即仁之大小而不計利之大小，仁至義盡，利固在其中，惟不先從利上權度以爲利者，事得其宜之自然，利潤非先校其利而後爲仁義也。

三釋忠恕

周語言忠必及意，韋注云：出自心意爲忠。左氏文六年傳：以私害公非忠也。成九年傳：無私忠也。是忠者內外相孚，無偏私之名，又常與信連言。晉語曰：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謂之信。左氏文元年傳云：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雖有分別，已甚微細，意忠者對已而言，信者對人而言，能盡己者必能見信於人，故經傳恆以忠信連言。對文有別，散文則通。賈子新書云：愛利出中，謂之忠；以己量人，謂之恕。尸子曰：恕者以身爲度者也，是恕

者卽大學所謂挈矩之道。論語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者卽忠之推廣。所以成忠。論語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如何。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已矣。恕字似易而實難。子貢言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孔子以爲非子貢所及者。誠以人心不能無蔽。心本恕也。利害好惡奪之。則不能恕。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恕者推此心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亦善推其所爲而已。內聖外王之功。專在於此。無忠則無恕。無恕則無以顯忠。忠恕者卽內盡己心。外施諸人。人我之間。無私毫間。隔左氏云。以私害公。非忠。忠者無私。無私者必恕。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以成己。恕以成物。成己仁也。成物智也。說文釋德爲外得於人。內得於己。外內皆得德之全也。內得於己。外得於人。非忠恕何由致之。

#### 四釋禮樂

曲禮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以別爲文。以達人情。以定人分。荀子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以和人心。以宣其抑鬱。以導其性情。禮樂二者。人道之至文。不可以斯須去身。左氏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昭二十五年傳。會於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荀子曰。文貌情用。相爲表裏。內外禮樂之備。文情並重。前賢之言。皆重於情者。誠非去文不用。文盛之蔽。其實不稱耳。劉向戰國策序云。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挽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朝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以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大國得有所息。向又論戰國之形勢曰。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義而貴戰爭。背仁義。

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春秋戰國之形勢既明。孔孟荀三家對於禮之解釋。可曉然矣。春秋之時。禮法尙未盡壞。假禮義以爲用。而無其情。故孔子言禮樂不以玉帛鐘鼓爲貴。急存其情耳。孟荀生當戰國。故急於復禮。孟子有此意而未大明。荀卿則暢乎言之。苟卿之隆禮。夫人而知之也。今惟言孟子之有志於復禮也。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又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卽禮制也。孟荀以後言禮樂者。又微有不同。今惟略舉其異者。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又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以禮樂表德之二面。承天之道。治人之情。而成爲新儒學派之特色焉。

總上數端。儒家常用道德名目。大略具是。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是仁義智禮樂諸德者。皆能相通。舉事親從兄爲言者。家族社會必自親始。推而廣之。親親仁民。仁民



愛。物。無。不。徧。也。仁。以。爲。本。以。義。成。仁。行。仁。義。以。禮。樂。而。忠。恕。爲。之。質。非仁義禮樂之外更有忠恕。道。德。爲。之。總。名。由。仁。義。禮。樂。是。謂。有。道。反。之。是。謂。不。道。具。仁。義。禮。樂。爲。有。德。反。之。是。謂。不。德。天。下。之。道。管。是。也。